

十九路軍營長王功流著

一二八血戰



上海經緯書局發行



一二八血戰日記

—— 此書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——

定價六角

印	發	出	作
刷	行	版	者
者	者	者	者
經	經	經	王
緯	緯	緯	功
書	書	書	流
局	局	局	流

民國二十二年五月月初版

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九版

寫在前面的幾句話

太平洋上怒吼着的狂濤確實有些可怕；尤其是這足以引起國際帝國主義者逐鹿的中國，恐怕是將成了巴爾幹半島第二啊！

日本帝國主義者，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前夜，把中國欺負到什麼地步，餓了上海出兵攻擊了！酷愛和平的中國，還在大倡其「不抵抗」主義！致使日本人躊躇滿志，愈是肆無忌憚了。

不畏強暴的十九路軍，竟敢在上海「試捋虎鬚」了！而且頑強抵抗到一個多月，使日本軍隊敗潰許多次。鹽澤司令「四小時佔領上海」之狂語，畢竟成爲笑柄了。這爲民族爭生存，替國家揚眉吐氣的孤軍，是何等的值得人們敬愛啊！

但是苦戰月餘，死傷過半；雖然有第五軍增援，終於是爲敵人優勢的兵力壓迫，而不能

不忍痛放棄淞滬！在十九路軍，固然也有說不出的苦衷。

關於這次抗日戰事的經過，很想把它整個的有系統的敘述起來，以供國人的快睹；不過有許多是關於軍事祕密的，不能完全把它供獻出來，僅僅就一月內所見所聞的戰地實在狀況記載起來，或許也有使人們觸目驚心的地方。

因為軍事行動太久，——由上海停戰後調防京滬沿綫，不久又開赴閩南勦匪——所以這個很想早日供獻國人一閱的記載，至今才能夠把它寫完，這是非常抱歉的。至於文字的粗陋，修辭的惡劣，更是使作者慚愧！因為一個純粹的武夫，那裏談得上說研究文藝？

最後作者要引為欣幸的，就是曾經身歷淞滬抗日戰爭，於軍事匆忙中，能夠忠實的實地戰地見聞逐日記載起來；雖然在文藝上談不上著作，實際上作者是煞費苦心了。

國人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希望怎樣？對國內政治情形的感想又怎樣？當這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時候，作者真不忍向前發問了！

一二八血戰日記

(一)

「碧霞！怎麼辦呢？上海的戰事爆發以後，第××師的部隊，都開到前線去了，這裏只留着一部份軍需副官……，辦理後方勤務。今天我到通濟門外新營房的時候，會着了牛主任；他說師部在南翔，也或許最近移到大場去了呢？那末我預備明天就搭車趕到前線上去你呢？怎樣住在什麼地方好呢？還是回湖南去罷……我當初不料時局會變得這般厲害；不然我一個人來京還比較的好呢？但是，霞這怎能辦到呢？你怎肯不來南京？我又怎能忍心把你丟在那死悶的L城呢……」一步血剛從通濟門外回到××旅館，很不快慰地向着他新婚的愛妻說完以後，把帽子取下擱着棹上，猛向那籐椅上一倒，兩隻眼睛不住地望着她，等待她的回答。

「不必憂慮罷！你當然是要早些趕到前線去，像這種強權與公理的戰爭，誰不以參加殺敵爲榮耀呢？我已經來到這裏，也沒有什麼害怕了，因爲三叔和芳蘋秉芳都在南京。我們用過早飯，去三叔那兒一趟，就可以知道她們的住址。我隨便怎樣都可以度日，你又何必牽掛呢？你還是僉點行李罷！明天什麼時候有車，能不能直達南翔？你問過嗎？」她很鎮靜地回答他。

「是的，待一會打電話去問車站。三叔那兒呢……呵！不早了，已經十一點半鐘，我們該用早飯了……」他看一看手錶，便叫茶房去要了兩份便飯，他倆繼續着談話。

「爲什麼輪船不靠頭碼，要停泊在江心呢？當那一羣一羣的難民由統艙裏往外擠的時候，我真害怕！小艇又是那般蕩漾不定……步血假使不是你牽着我，不是有我在身邊，我真要哭了。旅行遇着這嚴重的軍事時期，真是苦死了啊！」她說。

「本來輪船上下都要靠碼頭的，因爲現在日本有幾個軍艦停泊在南京江面，時時挑釁，本月一日那天不是還向下關放了幾礮嗎？所以以後中國商輪都不敢行駛於揚子江。就

是外國商輪，也不靠碼頭了。碧霞！蜜月旅行是多麼愉快的事，但是我倆這次的旅行，不見得怎樣舒適罷，心裏只掛念着上海戰事，從長沙到這裏，都不曾看見一張報紙。當我們在苦悶的船艙中時，心裏是多麼不安呵！他微笑着向她說。

一會，茶房送進兩份便飯來，他倆因為受着輪船上的顛播之後，雖然覺得有些餓，也只隨便喫了一點，精神還是有些不舒服的樣子。

他倆同去了游府西街她的叔父家裏，寒暄了一會，才知道芳蘋和秉芳的住址，她很是快慰了。又要他同去會芳蘋，於是他倆慢慢地走到門東去。

芳蘋同她是同學，自從在×城分別後，已經幾年不見了；當她走進門叫着「芳蘋」時，芳蘋幾乎認不清楚了。後來她又給步血介紹認識了芳蘋夫婦。她和芳蘋談了許多久別思念的話以後，談到她的住址問題，芳蘋非常歡迎碧霞和她住在一塊，並且要她不論幾時搬過來就是。她滿心快慰的和步血回到××旅館去時，已經是下午五點鐘了。

步血覺得他自己愛妻的住地問題得到解決，他明天就可搭京滬車去南翔，參加抗日

的戰線；所以他倆這時非常暢適。便把行李略略清了一下，除了準備攜帶數件必要的軍服、襯衣、被褥和一個公文箱外，其餘都留着碧霞保存。

晚上，因為他倆明早就要別離，所以有談不盡的纏綿情話。他的熱血在沸騰着，急於要赴前方殺敵，但總有些牽掛着碧霞初來異地，一切不能安適。由蜜月中而分離，這將使他倆多麼難堪呢？

「霞！你看！日軍偷渡蘊藻浜，又慘敗了！閘北的攻擊也不能得手，我們前方的戰士，是多麼勇敢可敬呵！」他拿着一張南京晚報在看得出勁，對着碧霞眉飛色舞地說。

「是的！你們十九路軍這次總算不錯！能代表民意的軍隊，才是真正的民衆武力呢！你看這輸捐金錢、服物、食品……的紀載有多少呢？光榮！光榮！「四小時佔領上海」的狂語，日本人應該羞死呀！你去罷！你也去參加殺賊！我並不担心你，我祝福你早些奏凱而歸呵！」她的熱淚，幾乎隨着聲音掉下來了。

「霞！決不是那麼簡單！軍事上一時的勝敗，算不了什麼。這次作戰的意義多深遠呵！是

弱小的民族和帝國主義者的直接戰爭！是公理與強權的肉搏！是中華民族求生存之唯一出路！但是，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侵略中華民族的最大魔鬼；他們本着併吞世界的野心，所以田中的奏摺裏有說：想征服世界，必須征服支那，想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滿蒙。這次日本出兵佔領東北，是他侵略中國併吞中國的第一步！他爲轉移世界各國視線起見，所以又籍故出兵上海，想各國注意上海而漠視東北事件。他雖然幾次進兵失敗，終於他會竭全國的軍事力量來對付上海一隅，因爲他怎肯丟去堂堂的「大日本帝國」的威風體面呢？我們國內怎樣？上海附近除十九路軍三師以外，還有什麼部隊？作算×師×師可以隨時參加，我們的隊伍終於會因死傷過多而減少戰鬥力。日軍增援容易，我軍呢？江北的軍隊要渡江都恐怕受日本兵艦的礮擊，長江內華輪不敢行駛……唉！怎樣？怎樣？有限的幾師陸軍，怎能支持長久呢？……霞！我真悲觀極了。」

「血！你什麼事都是悲觀的；你不想想我們有勇敢的戰士做前鋒，有英銳的民氣做後盾。強權怎能戰勝公理呢？我想最後的勝利，必定是屬於我們的！」

『不錯！強權不能戰勝公理，勇敢的戰士和英銳的民氣也可以鞏固我們必勝的觀念，但是現在是有強權無公理的二十世紀呵！根本上中華民族的劣根性太深，不能不受其他民族的欺侮。在國際帝國主義者環列虎視之下，中國人民一點不會覺悟！雖然有時也會唱時髦的高調，但是不久，唱調子的人自己都同趨於惡化腐化了。譬如高唱「打倒軍閥」的革命軍人，有幾個還在存着革命的心理呢？高唱打倒「貪官污吏」的革命政治家，又還有幾個能夠廉潔地賣力呢？革命軍人，今天做着打倒軍閥的工作，明天就自己變成了軍閥還不自知！革命政治家，今天做着打倒貪官污吏的工作，明天自己變成貪官污吏也還不自知！依這「新陳代謝」的循環因果，中國的政治怎能上軌道？整個的國家怎能不自趨滅亡？中華民族怎能不受天然淘汰？我們試舉目一看，形形色色，那一件事，會使民衆滿意呢？現在已經是大難臨頭了，平時帝國主義者「非武力」的侵略，他們——軍政當局——固然不覺得會怎樣利害，所以還只管連年內戰，自相殘殺，爲個人地位、勢力……而戰。以武力爲解決政治意見紛爭的中國軍政偉人，真是滑稽之至！東北三省被日人佔去了，上海又受着日

本陸海空軍的大舉攻擊，大人先生們，還是同牀異夢的在爭權奪利。非牛非馬的畸形組織，到處可以看得出「中國的一切弱點！怎能怪人家要說：「中國不過是地理上的一個名詞，」——「中國并非無國家組織的國家」呢？這次上海的戰爭，結果怎樣，不能知道，不過我總覺得有些抖顫！他憤憤說。

「中國現在有這許多兵，由民衆的意思催促着軍政當局，當然政府不好意思違背人民意旨，在這外患嚴重的時候，而互相觀望。即使日本的武力可以壓迫我們，但是各國爲着利害衝突，能坐視中國任日本攫取一切特殊權利嗎？并且還有一切國際條約——非戰公約，九國公約，國聯盟約……各國也有裁制暴力之可能！又何至於肯定說公理不能戰勝強權呢？」她說。

「帝國主義者本是無厭的惡獸！牠們把弱小民族和其國家當着肥的牛羊一般，誰也想來嘗一嘗這美的滋味。尤其牠們對這地大物博的中國，這積弱無能的中國，特別注意。誰都不願別一個帝國主義者在華利益佔優勝，就是誰都不想自己的侵略行爲和效果，落後

於他國，所以才有這些似是而非的國際條約呢！他更是興奮了；找了茶壺倒了一盅茶喝了，又在繼續地說：

「先講非戰公約罷；在當時提倡這種公約的凱洛格，固然是鑒于歐戰的慘酷，以爲人類不應自相殘殺，想有一種條約來限制各國。那時各國都感覺着戰後的疲憊和死傷的慘酷，所以各國都滿意地簽字了。但是到了各帝國主義者漸漸恢復元氣以後，還是各自整軍經武。什麼「軍縮會議」也只是在競爭自己武備之擴張。還有爲着在各處次殖民地利益的衝突，也時時在互相猜忌。直到現在，各帝國主義者有時時互相火併的可能；但是被侵略的國家和民族，就愈是受他們蹂躪不堪了。這次日本帝國主義者悍然出兵佔領東北，和攻擊上海，不是明明在「戰」嗎？不是明明在故意侵犯非戰公約的神聖嗎？日本自身是非戰公約的簽約國，各帝國主義者——所謂世界列強——大多是該約的簽約國，何以不顧全公約之神聖，而制裁暴日呢？呵！非戰公約，原來如此！現在是已經成了一紙廢文了，怎能希望他來維護公理呢？」

再就九國公約說罷！表面上這九國公約，是中國很能得到安慰的一種條約；因為內容有「保持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……」一些紀載。但是我們只要過細想想，便覺得可笑而可恥了！一個獨立的國家，自身不能使領土與行政完整，而時時顧慮着外來的侵略，偏偏靠這一紙條約來保持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，偏偏要勞他們國際帝國主義者來相約「保持」，這是何等可恥的事！並且牠們——國際帝國主義者，也並不是真正的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，——實在是想留着這大好的可以共同侵略的中國，讓牠們來各顯神通，各自自由地施行經濟文化政治……的侵略手段；所以又有「門戶開放」，「機會均等」的論調。這種公約，完全不是為保存中國的獨立威嚴而簽訂，實在是為着牠們——國際帝國主義者自身在中國的利益，與防止任何一國單獨向中國攫取特殊權利的一種條約罷了。縱使中國因行政領土之被破壞而訴之簽約各國，也不過使牠們開一個什麼秘密會議，以一種什麼協約——當然是於中國不利的條件——互相「諒解」而已，這種公約，算是有益中國嗎？

至於國際聯盟，也不過是帝國主義一種分贓機關而已！國聯的常任理事，是由五大列強擔任，在這一點已可想見牠的性質了。並且牠本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洞組織，試看「九一八」事件發生後，中國持不抵抗主義，尊重國聯盟約，使東北幾千里的地方在最短時期內被日本佔領了！中國將此案情形訴之國聯，雖于十月下旬經一度議決：「限日本軍隊於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向南滿鐵路附屬地撤退完畢」，但事實怎樣？日本不撤兵，國聯有什麼方法裁制他呢？就是中國代表提出請求國聯對日本實行經濟封鎖，各國代表也是相顧懷疑，不敢出言。雖然許多弱小國家的代表同情我們，終於國聯權力操于五大列強之手，還是只好「同情」而已。所以中國依賴國聯去裁制日本暴力，等于與虎謀皮呢！國聯怎樣！

步血演說般的對她說着以後，室中頓時沉寂了一會。碧霞很抑鬱地望着他，有點疲瘁的樣子，順便由牀沿上向被上一倒。眼睛望着帳頂說：

「血不要談了，愈談愈遠！憑你怎樣痛心，怎樣悲觀，也是無補於事呵，你明天就要去前線了，你願意怎樣做，便怎樣做就是不早了，睡罷！明天不是八點鐘有車去南翔嗎？」

「我始終懷疑呀，這樣的國家……軍人……政治家！霞！我心痛！我好在明天就要去前線了，我必定要去直接殺……殺這不顧人道公理的日本帝國主義者！霞！你不要悲傷？你不要掛念？你耐煩等着你愛人的靈魂的凱還罷……」他的熱淚奪眶而出了，很迅速地走到牀前，抱着她狂吻……痛哭。碧霞也感覺着悲壯的激刺，他倆的心在激烈地跳躍，他倆的眼淚在交融的流着……在這夜闌人靜的晚上。

(11)

「先生！幾時有車去真茹？」

「沒有！」

「南翔呢？」

「一會就有，是中央軍校砲兵隊的專車。呵！是的，你們可以搭這次車去。」

在蘇州車站的站長室，擠滿了軍人在問着往前方的開車時刻。

步血兩手提着行李向候車室走過去的時候。忽然對面來了兩個士兵，他望見裏面的一個，知道是他曾經統率的班長陳豐，其他一個，面貌好似相識，但是不知道是什麼名字。

「連長！你去什麼地方？怎的沒有帶勤務兵呢……」陳豐說着走近步血身邊，一面伸手去替他拿行李。

步血也因為提得兩手疲勞了，就讓他們兩人把行李一個拿一件。很快愉地回着說：

「呵！你去那兒？我是到前線去；但是不知道師部在南翔，還是在真茹，大場？」

「那末：很好！我們也是去前方。」陳豐說：「快點去搭車罷！一會就會開車了，是中央軍校砲兵隊的專車，今晚開南翔呢！剛才我們問過站長了。」

「想不到又遇見了你在蘇州。你去年不是因腿部受傷很厲害，回到湖南去了嗎？幾時又來到這裏呢？」

「是的！連長！」陳豐仍照以前的稱呼答應他；因為步血曾經做過他的直屬連長。「我聽說上海戰事發生，所以由長沙趕到鎮江來，我到達鎮江的時候他們隊伍已經出發去了。」

你調到師部當參謀去了，是的嗎？我聽見鎮江後方的人說的。跟你到了前方，就好找我們的隊伍了。」

他們說着，就登車去。車輛都是裝貨的鐵卡，黑暗得分不出什麼東西來，而且沒有可以坐着休息的地方。

「連長！你可以坐在這被包上罷！橫豎是骯髒的呢！」陳豐說：

「好！你們呢？」步血覺得自己坐着，讓他們兩個士兵站在那裏，很是不安。

「不！我們站着可以的。」陳豐和那個士兵同聲回答。

「呵！他是那裏來的？他貴姓名？」步血指着另一個不大相識的士兵問陳豐。

「他是劉端，從長沙和我一路來投効本路軍的。」陳豐說。

步血覺得很驚奇了。怎麼他們會從長沙跑到鎮江，由鎮江又追到前線上去投効呢？陳

豐還說是曾在第三團當過班長，受過傷，那個劉端呢？他很懷疑。

「他曾在那裏當過兵？怎樣和你一路？你們怎樣要跑到這裏來呢？」步血畢竟忍不住